

吳克剛著

法國合作運動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克剛著

法國合作運動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二〇八七二)

法國合作運動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吳克剛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劉紹助)

戈蒙序

一個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對於中國最早的認識，是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法國佔領安南的時候。在這未知的或不深知的遼遠的極東國裏，法國的殖民軍及海軍，與中國的地方軍隊，發生衝突。法國政府與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洲政府正式戰爭。雖然很遠，但在我們法國的鄉間，大家都很關心。法國砲攻福州製造局，進攻台灣。報紙上登載許多令人可怕的記錄，使我兒時的印象，至今還在。他們將中國人形容得像殘暴的野蠻人，未開化的惡鬼。至於我們法國的兵，當然說得盡是聖賢，而且決不讓人有一點懷疑他們的殘忍。這是應該的！

同時又強迫我們犧牲學生時代的零食，捐錢去「救中國兒童的靈魂」。使宗教的宣教師，能够到亞洲去宣傳天主教或基督教。可是這些宣教師時常就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先鋒。現在的中國，正在強烈的，有時也強暴的，反對這個帝國主義哩！這也是應該的啊！

從那很遠的時代起，至今已有半世紀了。對於中國，我們有較深切的認識。一則因為法國有一

個大殖民地，與中國隣近，使許多法國人，對於遠東消息，很爲熟悉。又因爲我們讀了不少的書，關於中國地理，有如侯可侶（Elisée Reclus）的書。關於中國歷史及習俗的，自十八世紀的中國人（Les Memoires du Père Aniot sur les Chinois du XVIIIe siècle）至伍來思教授（Professeur Wenlense）的著作。不過我們對於中國的格外瞭解，還是近二十年來的事，在大政治的及社會的改革家孫逸仙氏及國民黨影響之下，這樣衆多的中國民族覺悟了，打倒軍閥的及滿洲封建的統治，堅決的採用西方政治的方法，走向社會的共和。最近有些著名人物，如國際勞工局局長多瑪，如社會主義國際會長前比國部長樊德費耳德（Emile Vandervelde），到中國旅行後，在巴黎關於新中國的社會試驗的講演，頗引起社會學家，社會主義者，合作主義者的注意。並且國際勞工局的合作部，在友人福蓋博士（Docteur Georges Fanguet）領導之下，對於中國合作的發展及現況，給我們以不斷的消息。自一九二三年起，在南京附近，成立第一個雷發生式信用合作社以後，到了一九二八年終，已有六百餘社，社員約一萬五千人。還有工業的及農業的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在上海，在北方，都到處成立。平民學社，現在改爲中國合作學社，出有月刊，宣傳合作。我們也知道國

民政府的提倡合作。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公佈的約法的第四章第四十節裏，規定的辦法，也就是法國傳禮葉主義舊思想的一種。

因此我們對於舊的及新的中國，已經有一點認識。當然還很淺薄，但已決不相信中國是個野蠻的民族了。第一層，因為二十世紀前，中國的聖人孔夫子教給中國的道德，早就使中國成爲仁義之邦。第二層，因為兩千年來的文學及藝術，證明中國有極其精深的文化，愛美愛善的情操。第三層，因為二十年來，在現代大改革家孫逸仙氏領導之下，中國人民的正義情感，進步要求，衝出多年的壓迫，正在努力要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哩。

在我個人，證明中國正在進步的實例，便是合作的運動。中國的合作主義者，十分明白，深切感到，各國合作組織所代表的合作理想，與孔聖人的教訓是一致的。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前世紀的社會主義空想家，合作之父，合作之祖，英國的歐文，法國的傅禮葉，畢薛，蒲魯東，德國的雷發生，以及平民教育家，瑞士的道德家如柏斯泰洛齊及費郎貝，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還有羅拔戴爾的先驅者，法國的尼姆學派，便是比國的社會主義，蘇俄的共產主義等派，他們的思想

及主張，對於中國信仰孔教的人，也可以在經濟生活上，一樣應用。因為這個理由對於一位中國現代的合作主義者，吳克剛君，有法國合作運動史的著述，我們法國的合作主義者，也十分高興。中國的合作主義者，在這本書裏，可以知道法國平民的努力，對於自己也可以奮發鼓舞，格外努力。法國合作運動的演進及現狀，代表各方面人民的成就：信用合作是解救生產的農民，不受高利的束縛。生產合作社，是幫助並維持匠人及工人。農業合作是爲了小農中農而設的。他們有全部或一部生產工具，但在市場上，太受近代資本主義的欺負。消費合作社，則爲了大都市的消費者而設的。現代商業犧牲了人類的需要，渴求利潤，將商業文明的缺陷，盡量擴大，有時直是搶劫，直是犯罪。

法國合作運動史，對於中國的合作運動者，可以給以許多有用的教訓：最初時代有不少熱心努力，犧牲奮鬥的榜樣；後來又經歷了許多錯路與歧途，尤以因政治主張而分裂，最爲大錯。這種內部的分裂，使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時間，白費在辯論上，無益的爭執上；還有最小團體的自私與頑固。虧了像俄國托加謝夫教授（Professor Torgashoff）尤其是不幸業已去世的薛仙舟教授，及別的平民學社的發起人，將「會」的博愛精神，用現代合作方法，加以振新，加以鼓勵，中國舊有的

「井田制度」互助的習慣，一定再會開花結果，與過去一樣，有絕大的供獻。中國平民，由於實行合作美德，會得到那「力的融和」，家庭及社會生活的甜蜜與快樂，那種「生之詩意」，在從前歌謠裏那樣豐富的表現過，一定會在新的合作裏，重新出現。

中國當然需要合作運動的使徒。法國與別的合作發達的國家一樣，也是有的。中國也一定會有。在羅去戴爾先驅者及法國法郎斯台空思想家所產生出來的合作道德裏，他們會看出古代尊嚴的孔聖的教條。這種合作的使徒，中國現在已經有了，有如吳克剛君等這些學者或宣傳者，正在研究並傳佈合作的思想。寫這篇序言的人，很希望會有一天，在國際合作研究院裏，遇見許多中國的代表，代表一個少壯有力的合作運動。我們相信，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一定會與西方各國一樣願意，也許會更加高興，採用合作方式。合作辦法，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更能復興這個偉大的民族。我們希望中國的政府，政治的權力，以及新中國智識的及道德的領袖們，深信這個真理：最公道，最聰明，同時又是最合理，最易實現的，便是合作制度，合作社會。西方的共和國，因為忘記了或不知道這個真理，時常違背了合作原則，所以他們的民衆，對於政府，也就不完全的尊重。應該尊重那「公道」。

務使「所有的人」，無論種族如何，信仰如何，思想如何，他們「一切的需要」，物質的，知識的，道德的，都能得到滿足。

中國此時，剛才停止了內爭內戰，又受瘟疫，水災，饑饉等禍害，也許竟會發生對外戰爭。我們此時，應該明白的大聲宣布我們的祈望；中國人民，感到他們的希望，解決一切自然的及社會的災禍，只有實現「國際合作」，將一切民族，一切國家，聯合成立一個大社會。多數是和平而勤勉的農民的中國，一定也會採用真正的合作的和平精神，因為合作的主義，也就是孔子的遺訓：四海爲家。

約翰·戈蒙 (Jean Gaumont)

目錄

戈蒙序

第一章	法國合作運動的起源	一
第二章	幾位先驅者	一〇
第三章	生產合作的黃金時代	二二
第四章	生產合作的目的及問題	三六
第五章	生產合作社的現狀	四三
第六章	生產合作社會	五二
第七章	勞動合作	六三
第八章	信用合作	七二
第九章	蒲魯東與侯可侶	七八
第十章	消費合作運動	九五

第十一章	尼姆學派·····	一〇三
第十二章	聖克樂德派與社會主義的合作運動·····	一一二
第十三章	社會主義與合作主義·····	一二三
第十四章	中央委員會與合作交易所·····	一四三
第十五章	消費合作社全國聯合會·····	一五五
第十六章	批發合作社與合作銀行·····	一六九
第十七章	省區聯合會與聯合合作社·····	一七七
第十八章	農團與農業合作·····	二〇四
第十九章	農村信用合作·····	二二九
	附實例·····	二四七
	·····	二五九

法國合作運動史

第一章 法國合作運動的起源

法國合作運動的歷史，始於何時？這是一個很不容易解答的問題。人是富於社會性的動物，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種種形式的團聚與結合。人生是充滿了困苦，阻礙，貧乏，災難，爲了滿足這些肉體的及精神的需要，人與人之間，自自然然的會有互助的行爲，合作的事業。

到了近代，批評精神的發達，政治革命的成就，資本主義的興起，無產階級的產生，社會主義的思潮，普及教育的實現，在在足以使平民有自覺的，嚴密的，固定的，持久的團結。工團運動與合作運動這兩個現代最偉大的社會運動，於是開始。

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全部歷史中最重要年代——發生那驚天動地

的大革命，將舊的社會組織，完全破壞。王室，貴族，教會等特權階級，勢力消滅，取而代之的，是資產階級。從前的工人，均在同業工會的保護之下，一家生活很易維持，失業，恐慌等等現象，現在是常有的事，但在大革命前的幾世紀裏，是絕對沒有的。可是革命以後，資產階級握權，同業工會，破壞消滅，工業方面，採用以所謂自由競爭政策，只靠兩手勞動爲生的人，不得不去做那「工錢奴隸」，無產階級，漸漸的從此產生。

這些經濟的弱者們，受了資產階級的掠奪，既不得輿論的同情，又不得政府的保護，只有用那弱者們唯一的武器——互助，團結。他們太弱小了，獨自奮鬥，非但絲毫得不到利益，反使個人的命運，更加悲慘。只有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於是或以生產者的資格，組織工會，或以消費者的資格，成立合作社。所以各國合作運動的發祥地，通常總在工業發達最早的都市裏。

英國合作運動，始於羅去戴爾。這是英國紡織業中心的蘭卡州（Lancashire）的一個工業城市。法國的合作運動則始於里昂。羅去戴爾是製造棉布及法蘭絨的城市，而里昂則是法國綢緞業的中心。

在大革命前，里昂人口已有十六萬，僅次於巴黎。可是巴黎不是一個工業城。法國社會黨首領岳海思（Jaurès）說過：『在一七八九年，里昂在法國城市中，是最新的。資產階級勢力，在那裏最大。封建的勢力，可以說等於零。這是一個純粹工商業的都市。』

一七七八年，里昂的綢緞工廠，共有織機一萬四千餘架，工人數為五萬八千餘人，佔當時全城人口七分之三。全國及外國輸入的絲，十之八九，在里昂織成綢緞。

米雪萊（Michélet）在他的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的序裏曾說：『里昂好像是心的心，正如巴黎好像是靈魂的靈魂。這個城市，好像是社會的中心點，又溫和又憤激，那偉大的，智巧的傅禮葉及勇壯的，人胆評判一切的蒲魯東，都在那裏激動着。』里昂的工人，對於資產階級的反抗精神，百餘年來始終是最激烈的。

大革命前，在一七四四年，一七八六年有過兩次大罷工。有些工人，因為參加罷工，被處死刑。這些反抗的舉動，是由於當時的工人生活，實在太不可忍了。貝多龍（Bertolon）在他的里昂市主要工商業（Du Commerce et des Manufactures de la Ville de Lyon）裏說過，當時有句俗

語，『里昂的工人是不吃東西，也不住房屋的』。當時工人的貧困，苦痛，可分下列各點：

(一)工資太低：樓華授說過：有些里昂女工，每天的工資，僅銅元兩枚 (deux sous)。

(二)工作時間太長：通常是十八時，無論男子、女子及童工，均是如此。

(三)女工及童工：有些女孩子，十歲就要去做每天十八小時，工資銅元兩枚的苦工。工人人數，因此增加，工資也遂之低落了。

(四)物價太貴：當時美國銀產增加，里昂一帶所用的銀幣，銀的成分又為政府減少，工人購買力，因此降低。

(五)捐稅太重：當時的政府，執政者，窮奢極侈，都由苦工們負擔。當時關卡的害民，不亞於中國的釐金。所以革命一起，平民第一件事，就去毀壞這些關卡。

米雪萊說：『世界上的人類，沒有比里昂再受苦受辱的了。經營商業的財權階級，可怕的掠奪平民，辱弄平民……』而蒲拉街 (Roland de la Platière) 竟說：『當時里昂工人所受的苦痛，不平及酷虐，也許更甚於由非洲被賣，運到美洲，在鞭笞之下作工，受苦，死亡的黑奴』。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聰敏而勇敢的里昂工人，爲求不餓死，不得不有互助團結的行爲，他們唯一的大問題，便是麵包。爲了爭麵包，於是罷工，於是反抗，於是流血。結果仍是依然如故，不得解決。於是才想到合作這個方法。

遠在革命以前，里昂就有些半宗教性質，半生產合作社的團體。有如一六四七年發起的成衣同仁會（*Confrérie des Frères Tailleurs*）就是一些教士及成衣匠共同發起的合作社。距今快有三百年了。在十八世紀，里昂附近鄉間，也漸有些農業合作社，或共同販賣葡萄，或合作購買麥粉，或共同生產牛酪。經濟學家佛羅塔（*Flotard*）說過：『里昂從來就有些工人，居住相近，互相聯合，用現款大批購買食物，然後分配給各家。』在一七九三年，里昂曾有消費合作社的發起。可是這些近似合作社的團體，都是曇花一現，不久消滅。法國第一個真正的消費合作社，是一八三五年成立的。

合作這個名詞，在法文中，直到一八二五年才出現。是法國的歐文主義者海（*Joséph Rey*）首先用的。在一篇關於「合作」的論文裏，他說：『我們以爲，合作（*Coopération*）制度——換言

之，即聯合（Association）制度，——應該替代那競爭制度。不過在法國合作運動的初期，大家都用「聯合」這個名詞，合作這個名詞，可以說是純粹英國貨。

英國羅去戴爾合作社，是一八四四年成立的，與里昂合作社，相去不過九年。羅去戴爾合作社的時代背景，季特教授在所著英國合作運動史裏，已詳細告訴我們。這是縫衣女悲唱哀曲的時代，是英國歷史上平民經濟最黑暗的時代。里昂也是一樣。

法國大革命後，里昂屢受災難，有時遭保皇黨的慘殺，有時受政府的暴虐，加以綢緞業銷路之降低，人口大減，革命前有十六萬人口，革命後減至十萬。

此時百物價格飛漲，而工資反而低減。工作時間，依然是十八小時。里昂工人，一面受革命風潮的激動，一而又受聖西門、傅禮葉等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對於當時的境況，當然極表不滿。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後，失業工人數目極多，於一八三一年冬，竟大舉罷工。「民團」同情於工人，聯合佔據市政廳。法政府派了一位元帥，親率二萬士兵，才用武力征服，工人被槍斃的，爲數甚多。

自此以後，工人異常騷動，屢有罷工，反抗行動。到了一八三四年，又發生一次激烈的大罷工，被